

# 臺灣文人的抗日意識

黃 得 時

## (一) 三種抗日行動

臺灣被日本佔據了達五十年之久；在這五十年當中，臺灣人爲了要擺脫日本人暴虐的桎梏統治，從而揭竿起義，反抗日本人；跟日本人作殊死戰的英勇行爲，多得無法枚舉。其前仆後繼，可歌可泣，鮮血淋漓的史實，深深印入每一個臺灣人的腦海裏，令人回憶起來，無不咬牙切齒，悲憤萬分。

綜合這些抗日的史實，大體可以分爲三種行動：一、武力抗日；二、政治抗日；三、文人抗日。

現在分述如下：

### (1) 武力抗日

武力抗日，係指除了當日本侵臺之初，在「義不臣倭」的大難之下，由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人所領導的「臺灣民主國」的抗日戰爭，以及由各地義民所作的游擊戰之外，其聲望大者，共有十案。

這十案是指：一、北埔事件，二、林杞埔事件，三、土庫事件，四、羅福星事件，五、臺南

關帝廟事件，六、臺中東勢事件，七、新竹大湖事件，八、南投事件，九、六甲事件，十、余清芳事件。這十件抗日案件中，受祖國國民革命的影響最深，而且抗日規模最大的，是羅福星事件和余清芳事件。這兩個事件因爲都有卓越的領導人物，又有很具系統的組織，所以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在臺灣的抗日革命史上，却留下了轟轟烈烈的偉大功績。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印行的「羅福星抗日革命全檔」、「余清芳抗日革命全檔」以及「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都是從臺灣總督府的檔案翻譯出來的第一手資料。只要我們認清日本人所稱的「匪徒」，正是我們所瞻仰的「革命志士」，那麼這些資料，就是很值得參考的。

### (2) 政治抗日

政治抗日，是指臺灣人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在民族上要求自立的運動。當時，日本人是「統治者」，臺灣人是「被統治者」。統治者的日本人，有正規的軍隊和強大的警察力量；被統治者的臺灣人，在武力方面抵不住日本人，乃不得不改變方向，採取政治抗日。這種政治抗日的組織

，有「新民會」、「臺灣青年會」、「法律六三號撤廢請願團」、「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團」、「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在言論方面，有「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等雜誌報紙的發刊。

政治抗日的領導人物，大部分都是曾經到日本留學過，得風氣之先的革新派人士。例如蔡惠如、蔡式毅、王敏川、林幼春、林獻堂、蔣渭水、羅萬俤、林呈祿、楊肇嘉、黃及時、蔡培火、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等等。這種政治抗日，一直到臺灣光復，全島回歸祖國懷抱，才告一段落。

關於政治抗日方面的資料，除了上述的四種雜誌報紙（前三種都有影印本）都是第一手資料，很值得參考之外，還有「蔣渭水全集」、「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彰化銀行編印）、「楊肇嘉回憶錄」（三民書局出版），日本人矢內原忠雄所著「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有中譯本）和葉榮鐘所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發行），都是很有價值的參考文獻。

(3) 文人抗日

文人抗日，較諸武力抗日和政治抗日，作法本身就很不平實，不怎麼轟轟烈烈，所以引不起一般社會人士的注意和關懷，以致很容易被人忽略。本人擬就這個問題，加以闡發，以便看看割臺當時，省內外文人熱烈的抗日情形，和發揚民族意識所作的努力。

甲午之役，清師敗績。朝廷命北洋大臣李鴻章赴日本，到馬關議和，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並且賠償軍費二萬萬兩。消息傳出，全國民心鼎沸；尤其是文人的憤怒更爲激烈。他們明知自身沒有縛雞之力，但是有一顆熱烈的赤心，一腔沸騰的鮮血，和一支千鈞的筆桿，可以激起堅忍不拔的民族意識。這些文人的抗日，又可分爲：一、舊文人的抗日詩歌，二、新文學運動的民族意識，茲分述如下：

(二) 舊文人的抗日詩歌

日本侵臺之時，舊文人們的年紀，大致在二十歲到三十歲左右。他們血氣方剛，感情豐富，眼看大好河山，白白被異族佔據，憤恨特別深刻；而將此憤恨，吐成詩歌，比比皆是。

嘉應黃遵憲，字公度，爲清末著名外交官和詩人。光緒年間，被認爲詩壇巨子，著有「人境廬詩草」，膾炙於人口。他雖非臺灣人，但有一「臺灣行」一篇，最能道出國內人士對於臺灣淪陷於日本人的憤慨心情，可作參考。詩句如下：

城頭逢逢搗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  
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  
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  
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  
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城天何怒，  
取我脂膏供仇虜。耽耽無厭被頑鼠，  
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  
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賭，  
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  
一聲拔劍起學柱。(下略)

上面係該詩之前半，對於損失臺灣，一字一淚，全篇洋溢着淒涼悲憤的抗訴，令人不敢卒讀。至於後半，係責備臺民怯懦，屈服於日本人淫威之下，不能起而抗日。其用意無非要鼓勵臺民揭竿而起，吐露作者一片抗暴的赤忱。

臺灣鹿港出身的名詩人洪月樵(字棄生)，乃已故立法委員及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先生之令尊，曾作「臺灣淪陷紀哀」五古一首，共一千言。其開頭六句，及結尾六句如下：

天傾西北度，地缺東南方；  
蛟龍激海水，淪沒蓬萊鄉；  
熬波沸巨浪，白日黯無光。……  
愁緒無由寫，日日登北邙；  
擊目見蓬蒿，涕泗如逆淙；  
哀哉亂世內，默默謀為藏。

洪月樵此詩，敘述乙未(一八九五)臺灣民衆對日抗戰的經過，詳盡而動人，可作一篇詩史讀；

而其格調之雄偉高亢，慷慨激越之情，可媲美於黃遵憲的「臺灣行」。

此外，臺灣出身的文人，如丘逢甲、施士浩、許南英(落花生許地山之令先尊)、王友竹、許劍漁、胡南溟、林幼春……等，皆曾留下痛惜臺灣淪陷的哀詩。臺灣民主國瓦解後，守住中部的丘逢甲，離臺內渡之時，曾作「弔臺灣」七絕六首，其中四首如下：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虎韜豹略且收藏，休說承明執戟郎；  
至竟虬髯成底事，宮中一炬類咸陽。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也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名少，海上誰來建義師。  
從此中原恐陸沉，東周積弱又於今，  
入山冷眼看時局，荆棘銅駝感慨深。

上面所引第一首起頭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後來成爲家喻戶曉的名句，傳遍全臺灣。此詩，丘氏自註說：「將行矣，草此數章，聊寫積恨，妹倩張君珍藏之。十年之後，有心人重若拱璧矣。海東遺民草。」可知他對日本人之侵佔臺灣，憤恨填胸，藉詩吐露。

又：丘氏內渡一年後，曾作「晚愁」一首云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

這首詩，作得淒厲雄邁，滿懷孤憤，出自肺腑；令人讀之，覺得割臺確實是四百萬人同聲一

哭的千古恨事。割臺時，先父純青先生年方二十，曾參加樹林地方的抗日戰役，在陣頭作了下列五絕一首，鼓舞士氣，傳遍全臺。

唐去民無主，旗揚虎有威；

明知烏合衆，抗戰未全非。

日本據臺之後，臺灣各地尚有不少進士、舉人、秀才，他們可以說是當時最高的知識分子。他們讀書明理，民族意識特強，對於臺灣之淪陷於日本人手裏，尤覺苦不堪言。他們亦深知無法跟日本拚個汝死我活，所以只好靠自己所獲得的學問和見識，除了作詩表示憤恨與不滿之外，還從文字方面，維持及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以便激起民族意識。其方法有二：

第一、是設立「私塾」。私塾，臺灣土話叫做「書房」，是私人所設的小規模學堂。在這裏，教年輕人讀中國的古典，如：四書、五經、唐詩、古文……等。這樣，不但可以把優秀的傳統文化，源源不斷維持下去，還可以加以發揚光大。起初，日本政府認為這些書房不過只是教蒙童識字的地方，無關緊要，所以採取放任的態度。後來，知道原來是激發民族精神，傳播中國固有文化的溫床，就開始取締。最後竟下令禁止，不准開設。由此可知，文人之所作所爲，已經使日本人懼怕了。

第二、是在全臺各地，由那些飽讀詩書之士，普遍設立「詩社」或「吟社」。這對於發揚民族精神，貢獻極大。首先可以藉作詩的機會，把對於日本人的不滿不平，或對於家國淒涼之情感，用悲痛的詩句，或隱或現，吐露出來；使得鬱

積於胸中的憤懣，可以排洩無遺，使人心情暢快。其次，這種詩會，雖然在表面上只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其實是利用詩人集合的機會，對於日人的暴政，互相交換意見，作徹底的批評，激發民族意識。再次是因為要做好詩，或學習作詩，非多讀中國古典不可；因此，在造句押韻，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之間，自然而然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終於起而痛下非繼往開來、發揚光大不可的決心。況且在作詩的時候，人人都忘記一切，只陶醉於詩句優美的境域中，或逍遙於風雅韻事的氣氛裏，深感自己生爲中國人之自豪和榮幸，並且是負有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而絕非日本的殖民。

全臺的詩社，最多的時候，達一百多社。開會當日，必須在同一題目之下，限韻作詩，叫做「擊鉢吟」。這種作法，由於限制嚴格，所作之詩，沒有多大的價值。先父純青先生擔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時候，曾經論詩學歷史說：

自乙未改隸，學校興，科舉廢，文風一變。昨浸淫於八比試帖，以取功名；今則擊鉢催詩，以吟詠爲樂，以奪元爲榮，不知不覺，別成臺灣擊鉢之格調。欲求可傳之詩者無幾，未始非由於慣作擊鉢詩所致也。

連雅堂先生亦在其所著的「雅言」裏，有同樣的意見。

擊鉢詩，非詩。這種意見，確實很對。在日本佔據下的文人們，也知道擊鉢詩無任何價值，甚至心存鄙視。但是如前所述，在異族鐵蹄下，

想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不得不提倡詩社的擊鉢吟，藉以鼓吹青年學子，使之有機會學習中國文化。其用心之良苦，應該予以瞭解。誠如泉州蘇大山蔡浦題林痴仙著「無悶草堂詩存」的話說「無淚可揮惟說詩」了。

詩社對於學習中國文化，既有如上述的幫助，所以，到處相繼設立，如雨後春筍一樣；最多的時候，多達一百多社。其中最著名的是臺北的「瀛社」，臺中的「樸社」，臺南的「南社」。這三社，鼎足而三，雄視全臺。

日本政府起初認爲：詩社的作詩，是逢場作戲，無任何作用，未加注意。詩集的刊行，因而也通行無阻。例如樸社，於民國十一年爲紀念創立二十週年，曾經刊行社員之詩選六百十七首，名「樸社第一集」。可是二十年後的民國三十一年，紀念創立四十週年，刊行「樸社第二集」的時候，竟遭受日本政府的查禁，不准發行，全部燒毀。由此一事，可以知道，臺灣詩社的詩，並不是吟花弄月，或無病呻吟的裝飾品，而是表露正氣磅礴、民族精神橫溢的大漢天聲。民國前一年寄寓日本神戶的梁啓超（任公），曾經應林獻堂先生之邀請，前來臺灣作將近三週的遊覽。梁氏舟過馬關（今之下關）的時候，曾經到過中日議和而將臺灣割讓日本的「春帆樓」憑吊。梁氏撫今追古，萬感交集，賦詩一首如下：

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  
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

這首詩所用的「傷心地」三字，原來是由於吳學甫把「春帆樓」榜曰「傷心之地」而來的。

「新元史」的撰者柯鳳孫（柯劭忞）的「日本雜事詩」亦云：

海上傷心地，要盟在馬關；  
徒聞收旅順，已見割臺灣；  
敵愾終虛矯，輸平益懦弱；  
老臣憂國淚，地下尚餘潯。

又：吳彥復（保初）過馬關，亦有詩云：

萬頃雲濤立海灘，天風浩蕩白鷗閑；  
舟人那識傷心地，遙指前程是馬關。

可見「春帆樓」對於中國人來講，確實是「傷心之地」。而梁氏所作這首詩，特別有名。本人在日本留學時期，曾經眼看到許多的臺灣留學生，將這首詩寫在摺扇上，藉以憑弔割臺傷心之史實。因為這些留學生，由臺灣赴日本，或由日本返臺灣，所乘輪船，必定在馬關停泊半天，大家就登岸到春帆樓去看看這所割臺的傷心地，每人都無無限的感慨。

梁氏遊臺期間所作的詩篇，將近一百首，而在臺北道老歡迎會席上所作的四首最爲有名。其第一首如下：

側身天地遠無歸，王氣生涯似落暉；  
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  
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  
萬死一詢諸父老，豈能淚節始沾衣。

這首詩，是梁氏由心坎發出來的民族呼聲。其蒼涼淒其，血淚淚影，給了當時的臺灣詩壇以無比的興奮和啓示。

如前所述，臺灣的詩，和國內的詩不同的地方，是臺灣的詩多述家國淒涼的感慨，和對祖國孺慕的真情。茲再舉兩例，以見其一斑。

蔡惠如，字鐵生，臺中清水人，性磊落，最富民族精神，是臺灣早期的抗日志士，曾經被日本人逮捕下獄，作「獄中賦」七律三十六首。其中兩首如下：

爲愁病久入膏肓，故向蓬萊采藥方；

風撼鯨波天踏澹，雲和蜃霧海微茫；

明知困苦償吾願，欲試報貞好自強；

漫道英雄多短氣，好將鐵石鑄心腸。

十載飄零付等閒，只慚無計救時艱；

松筠慣歷風霜苦，猿鶴能醫木石頑；

滄海曾經知世變，虛名浪得滿人間；

中原大地春如舊，綠水青山待我還。

此詩慷慨蒼勁，有萬鈞之力，尤其轉結的「中原大地春如舊，綠水青山待我還」兩句，最能道出臺灣人的心聲。

林獻堂先生是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他的民族意識最爲強烈，許多政治上的抗日組織或赴日留學的青年，都受他的幫助。他曾經到過今淡水，作「滬尾」七絕一首如下：

觀音山上白雲飛，潮打長堤帶夕暉；

江海茫茫何處好，神州吾欲御風歸。

此詩的結句，也是表示神州即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去處，他要御風而歸，充分吐露對祖國思念之熱忱。

儘管在日人暴政壓迫之下，臺灣詩人却仍然認爲中國是自己的祖國。這種詩篇，比比皆是，多得無法一一舉出。臺灣的舊文人抗日，雖然比不上武力抗日或政治抗日來得積極而顯著，但是所給全臺民衆精神上的影響，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時至今日，臺灣仍有一百多所詩社，經常舉行吟會，互相切磋琢磨，爲復興中華文化，宏揚詩教而努力。其志可嘉，其心可佩，溯其源頭，係來自舊文人抗日的餘流。

### （三）新文學運動的民族意識

在臺灣，有所謂「新文學運動」。其萌芽是始於民國十年左右。當時，在東京留學的一批臺灣青年，得風氣之先，認爲自己能够有機會到日本留學，應該發揚民族意識，替臺灣同胞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世界政治已傾向於民族自決。因此，就在民國九年七月十六日，創刊「臺灣青年」月刊雜誌，一直刊行到民國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爲止，一共出了十八期，都是在東京印刷的。停刊後，經過了一個半月的籌備，於同年四月一日，將「臺灣青年」改名「臺灣」，仍爲月刊，發行到民國十三年五月十日爲止，一共出了十九期。

「臺灣」雜誌社，又先於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另創刊全部用中文撰稿的「臺灣民報」半月刊，和「臺灣」並行。「臺灣」雜誌，一直發行到民國十三年五月才告停刊，以後專心辦理「臺灣民報」。到了民國十六年八月，從東京遷回臺北發行，並且改爲週刊。後來，經過了五年之

後，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把這份「臺灣民報」週刊改為日刊，名稱也改為「臺灣新民報」，每天發行早報和晚報，成為正式的報紙。

在此之前，「臺灣青年」「臺灣」以及「臺灣民報」由於篇幅較少，加上一般人的關心，偏重於爭取在日人桎梏下，臺灣人的政治經濟之自由平等以及民族意識的發揚提高，以致無暇顧及文藝的推行，令人難免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可是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由於週刊「臺灣民報」改為日刊「臺灣新民報」，每天早報出兩大張，晚報出一大張，內容一半中文，一半日文，刊的篇幅也大為擴大。中日文各佔一版（全面）。

這麼一來，每天有一定的篇幅，可以刊登文學作品，結果，激發了一般青年對於寫作的興趣和提高欣賞的眼光。以後的臺灣文學運動，一天比一天蓬勃起來，一直到了民國二十六年中日事變開始的五年間，堪稱是臺灣文學運動的巔峯時期；無論雜誌的刊行，作家的輩出，民族意識的提高，以及作品的產生，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促進這種風氣，是開始於「臺灣新民報」的發行日刊。

當時，有很多雜誌如雨後春筍般，一種跟一種應運而生。如「伍人報」、「明日」、「現代生活」、「洪水」、「曉鐘」……等。不過，這些雜誌，大半發行三五期之後，就無疾而終，很少出版到一年以上。這是由於這些雜誌都是贈閱，不賣錢，其目的祇是企圖喚起同胞的民族意識和對於新文學有更深的認識而已。這些刊物裏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先發部隊」和「第一線」。

這是由臺灣文藝協會發行的，對於後來的文學運動，有極大的影響。該協會主要的成員，有廖漢臣、郭秋生、黃得時、王錦江、朱點人、林克夫、蔡德音、黃啓瑞、陳君玉等。

另一種叫做「南音」半月刊，是民國二十一年元旦發行的，全部中文，一共發行十二期。在當時的出版情形之下看起來，實在是很難能可貴的刊物。該雜誌的成員，有陳逢源、賴和、周定山、張煥珪、莊遜性、張聘三、許文達、葉榮鐘、洪炎秋、吳春榮、黃春成、張星建等人，幾乎網羅當時用中文撰寫作品的著名作家。內容包括新詩、小說、戲曲、隨筆、評論等，相當廣泛。十二期之中，有幾期，因為民族意識過於強烈，而遭受日本政府查禁，不准發行。

就在這個時候，也就是臺灣新文學運動於民國二十二年正要起飛的時候，以當時正在東京東洋大學念書的張文環氏為中心，在該地成立「臺灣藝術研究會」。該研究會的會員，除了張文環氏之外，還有蘇維熊、巫永福、吳坤煌、吳天賞、施學習、王白淵、楊基振、翁鬧等人。該會成立後，於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發行純文藝雜誌叫「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當十五世紀，葡萄牙人乘船從臺灣海峽經過的時候，遙望起伏的臺灣山脈，非常美麗，不覺高呼「Is Formosa」（噫！多美麗的島嶼呀！），後來這個 Formosa 遂成為臺灣島的美稱。這本雜誌，在卷首有一篇創刊辭，說明創刊的意旨如下：

（原文日文）

際此文藝雜誌「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

）之創刊，聊述一言，人促同志之奮起。我們回顧歷史，深知任何方面有意義的新運動，無分東西古今，都是由青年人所誘發的。這是由於青年人的良心，勇於正視事實；另一方面，他們要貫徹信念的意志力和體力，特別旺盛而來的。臺灣曾經有過固有的文化嗎？現在還有嗎？這種疑問，常常被提出來。三百年前，從福建廣東兩省移臺的漢民族一羣，用不着說是中國南方文化創造者的子孫。因此，臺灣人有很好的文化遺產。然而現在的臺灣人的文化藝術如何呢？受人家這麼一問，身為臺灣人，誰不感覺臉紅耳赤？古來的繪圖已經消蹤滅跡。又漢詩（舊詩）墮落，成為應酬的手段。在政治上，經濟上，能夠完全過着自由的生活，當然很要緊；但是我們更渴望在其上面的藝術生活。萎靡的臺灣文藝，必須由我們振作起來。臺灣在地理上，是面接於熱帶特有的自然。政治上的人種，由於從中國領土編入日本殖民地的特殊事情之下，有高砂民族（即山地同胞）、臺灣人、日本人三者混居。為甚麼擁有數千年的文化遺產，加上處於種種特殊事情的人們當中，產生不出獨特的文藝來呢？這是一大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的先輩與其說係由於沒有餘裕和才能，勿寧說係由於勇氣和團結力不足所致的。淺學非才的我們，有鑑於此，今起而自任為先驅者，在消極方面，把一向微弱的文藝作品以及現在膾炙於民間的歌謠和傳說等的鄉土藝術，加以整理研究，在積極方面，付出我們的全精神，決心創作真的臺灣純文藝

。臺灣青年諸君，爲了要使自己的生活在更自由更豐富，臺灣的文藝運動必須由我們青年人的手，開始推行。過去一向沒有基地的同志，必須在此奮起會同，相助努力，向前邁進。到目前的臺灣，表面上顯得很美麗，其實可比藏有朽骨爛肉的「白臺」。我們從此，必須依我們所創作的文藝力量，創造真正「美麗的寶島」。

由於這篇創刊辭，可知他們如何喜愛自己的鄉土。每一個成員，憑着一顆熱烈的心靈，要把這個鄉土，用藝術的力量，化爲美麗的理想樂土，繼承祖先留給我們的無價之遺產。

如前所述，該誌的創刊號，是民國二十二年發行的。隔了半年之後的二十三年一月十日，發行第二號。同年的七月發行第三號。後來由於該研究會合併於後述的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而告停刊。「福爾摩沙」雜誌，雖然只發刊三期，其期間也只有半年而已，可是在臺灣新文學運動史上，却有很深厚的意義。現在分析如下：一、該雜誌是純粹的文藝雜誌，內容不出評論、詩歌、小說、戲曲、隨筆的範圍。二、該雜誌的同仁，都是在東京各公私立大學攻讀文科的學生。他們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寫作方面，都有很穩固的基礎。三、即使從臺灣寄去的稿件，水準也都相當高。四、在此之前，文學都是附庸於政治或社會方面的雜誌，而「福爾摩沙」是一本專門刊登文學作品的純文藝雜誌，開文藝獨立的風氣，影響到了後來「臺灣文藝」和「臺灣新文學」的刊行。

如前所述，自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這三年間，由於「臺灣新民報」發行日刊，在東京成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純文藝雜誌（福爾摩沙），在臺北成立的「臺灣文藝協會」發行「先發部隊」及「第一線」，另外還有由賴和、洪炎秋、葉榮鐘等人所發行的文藝雜誌「南音」半月刊等，臺灣的新文學運動，已經邁進了蓬勃起飛的時期。因此，當時居住臺中市的一部分作家，包含旅居日本的，認爲如果大家團結起來，必能產生一股無比的力量，於是就在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六日下午二時，在臺中市小西湖酒家召開「全島文藝大會」。當日，從北部、中部、南部各地趕來參加的，一共八十二人。這個人數，不算很多，可是他們却是自掏腰包，自動參加，無不自認是開拓臺灣文藝最忠實最熱心的園丁。當時還在大學念書的我，也跟家父純青先生，前往出席。

大會一開始，家父由於年齡最高，而被推選爲會長。其實，一切的會務，均由張深切先生負責進行。這次大會，一致通過的重要議案如下：一、組織「臺灣文藝聯盟」。二、選舉北、中、南部之委員。北部：黃純青、黃得時、林克夫、廖毓文、吳逸生、趙樞馬、吳希聖、徐瓊二。中部：賴慶、賴明弘、賴品、何集璧、張深切。南部：郭水潭、蔡秋桐。三、修改大會宣言。四、創刊「臺灣文藝」雜誌。

後來，爲實現臺灣文藝聯盟的事業之一，經過半年的籌備之後，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創刊「臺灣文藝」；一直到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二十八日，前後一共出版了十五期，爲臺灣人創辦的文藝雜誌中，壽命較長、作家較多、號召力較大的雜誌。內容一半中文，一半日文，發行人是張星建。

「臺灣文藝」發行到第二卷第十期，也就是在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楊達另起爐灶，創刊「臺灣新文學」，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發行六七月合刊號爲止，一共出了十四期，及「新文學月報」兩期，歷時一年半。「臺灣文藝」於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發行七八月合刊號而告停刊之後，「臺灣新文學」繼續發行將近一年，所以「臺灣新文學」自創刊號至第九期，是跟「臺灣文藝」相並發行，自十期以後，才由「臺灣新文學」單獨負起新文學運動的重大使命。兩種雜誌合起來，一共發行了二十九冊。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我已經大學畢業，就在臺灣新民報任中日文副刊主編。民國二十八年的某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生報」的前身爲「臺灣新報」，「臺灣新報」的前身即是「臺灣日日新報」）的副刊主編日人西川滿，突然到臺灣新民報社來訪問我。謂擬組織臺灣文藝家協會，發行「文藝臺灣」月刊雜誌。如果我們兩報紙的學藝部（副刊編輯部）合內推行，必能順利成功。當時，我認爲「臺灣文藝」及「臺灣新文學」停刊已經好幾年，全臺灣一直未曾出現文藝雜誌，所以現在計畫要出「文藝臺灣」，也很有意思，所以我很贊成。旋明年一月創刊號終於問世。該誌頭一年由文藝家協會發行，第二年改由文藝臺灣社發行，一直到光復前一年，也就是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停刊，改由「臺灣文學奉公會」繼承發行，誌名改為「臺灣文藝」。(文藝臺灣)前後四年間一共發行四十九期，是刊期最長的文藝雜誌。

當時，早就由日本返臺的張文環氏，也加入「文藝臺灣」，成為其同仁之一。不久，我和張文環氏發現「文藝臺灣」的刊行主旨跟我們的理想不合，終於在他們高唱所謂「皇民文學」的時候，我們斷然退出；另由志同道合、富有民族精神的臺灣作家，以及一些對於臺灣人抱着特別好意的日本作家，創刊「臺灣文學」季刊雜誌，於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第一號，至三十二年十二月發行第四卷第一號後停刊為止，一共發行十一期。在這十一期之中，有一期完全由我主編，但却被日本政府查禁，不准出售。其理由是說，該期作品都是描寫風俗人情、地方掌故、農村生活以及家庭瑣事，對於戰爭沒有鼓勵作用，只是充滿消極性的反戰思想而已。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無法正面跟日人對抗，不得不逃避現實，轉入風俗方面的描寫。上面是民國十年前後起到光復為止，由臺灣人創辦的雜誌和報紙的發行情形。在這些刊物所發表的文學作品，無論小說、戲劇、詩歌以及隨筆，其內容都不出於下列幾項：

- 一、描寫日本人對於臺灣人的歧視和差別待遇。
- 二、描寫日本人在經濟上對於臺灣的剝削苛求。
- 三、描寫警察的橫暴和欺負老百姓的實情。
- 四、描寫日本政府袒護日本人的本位主義。
- 五、破除迷信，提倡結婚自由。
- 六、主張男

女平等，提高女性的地位。七、鼓勵愛好藝術，增加生活情趣。八、保持純樸的風俗，發揚優良的傳統文化。

以上是對於臺灣人本身的愛護。

在作家方面，如賴和，本來是畢業於醫學專門學校，而作品全部都用中文書寫，其文章之流暢，觀察之透徹，以及對於臺灣社會之批評，既深刻又尖銳，成為光復前最負盛名的作家。又如楊逵的「送報伙」，由胡風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行。該作品係描寫臺灣總督府為了袒護製糖會社(公司)，用刀劍強迫農民種植甘蔗的悲痛情事。此外如呂赫若、張文環描寫，純樸的農村生活及地方掌故等，無一不是民族意識的表露。

日本據臺五十年，對於臺灣人極力推行日文，但是到光復為止，臺灣人真正能够用日文撰寫够水準的小說的，不出十個人。而光復以來到目前，僅僅三十二年，本省人能够寫小說的，已經

超過三百人以上了。他們有的在報紙或雜誌上寫連載小說，有的得到文藝獎金，有的出版單行本，其成就都斐然可觀。這是由於日文究竟是人家的，而中文是我們自己的，所以學習起來，非常容易，自然進步很快，成就也多了。西諺所說的「血濃於水」，我們從臺灣作家的成就上，可以證實。

× × × × ×

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識，無論在舊文學也好，在新文學也好，都表現得非常強烈。一面他們跟日本人不斷作殊死戰，一面到處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終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迎接臺灣光復，重歸祖國的懷抱。誠如蔡惠如所盼望「中原大地春如舊，綠水青山待我還」，或林獻堂先生所期待的「江海茫茫何處好，神州吾欲御風歸」，終於如願以償，達到目的，難道不令人興奮嗎？ (選自時代文摘)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 清·金 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評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